

T 5466/7972

Ch L ~~5531/7972~~

—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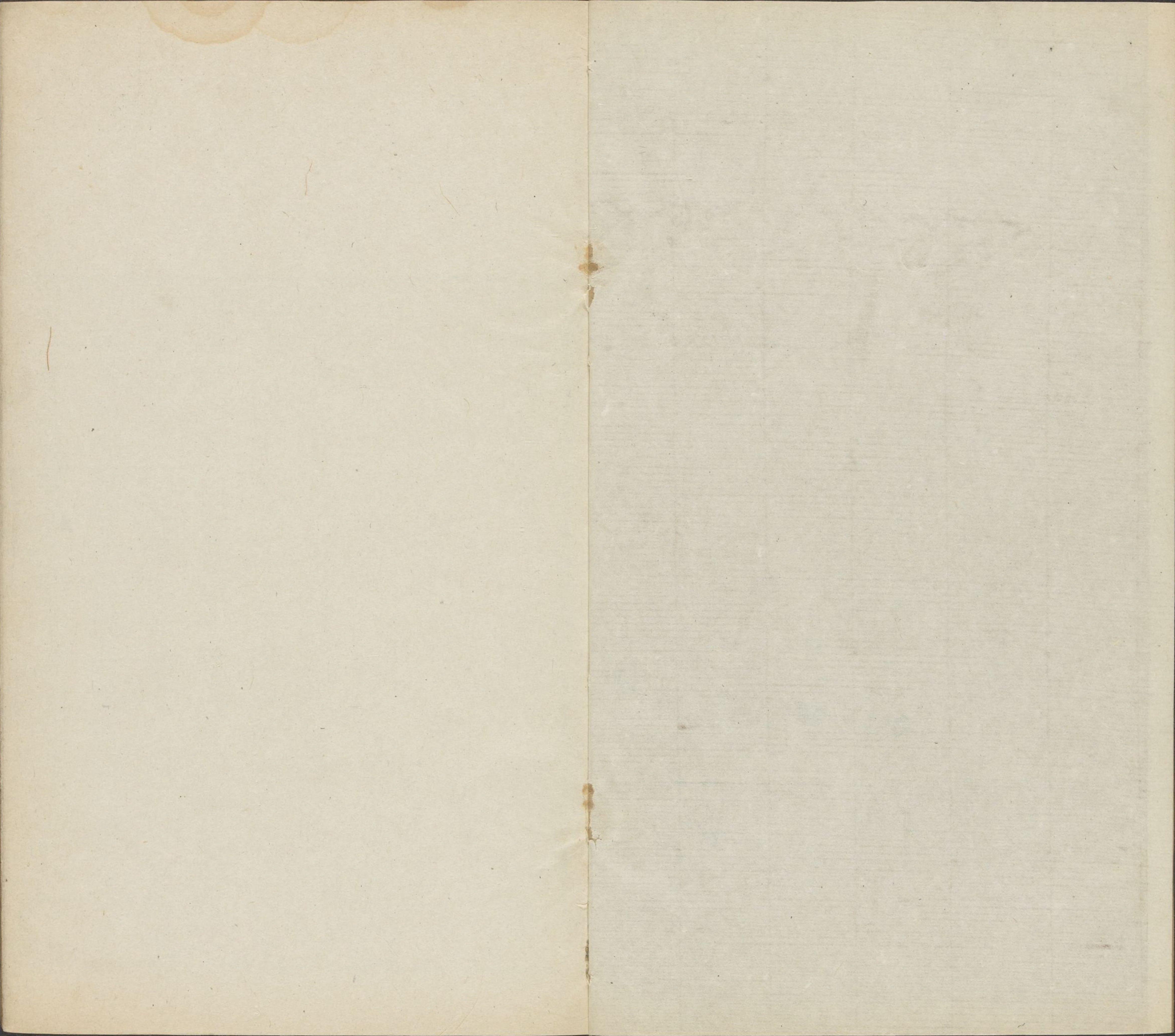
4. 6. 6

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23 1932







道榮堂文集卷之二

序

郭蓼庵先生詩序



往吾潭全盛時名流輩出其以古文詞成家先後  
接踵中間遭兵燹患難磨滅者何可勝數及先大  
父先君兩世交遊數十年間如風雨散邑虛無人  
求其巋然湘上如魯靈光者獨吾 師蓼菴嘗  
弱冠負奇才倜儻岸拔每試冠軍初見知于邑侯  
景綸黃公次見知于郡侯滄水雷公學使澄川王  
公雖余生也晚迄今聆其聲稱猶藉藉在人齒頰



間既際世變遂淪放于詩歌非自娛悅舉生平所  
罹骨肉之慘兵火之劫與夫饑凍顛連之痛楚類  
皆人生萬一有之遭逢顧以是蓄其孤芳礪其氣  
節凡賢聖悲憫英雄慷慨一切無聊不可遏抑之  
槩不能達之於時與遇者並其全力以發於詩故  
其爲詩也窮益奇而神益旺年愈進而骨愈堅大  
約歡愉之詞少愁苦之音多杜少陵不瀕亂離困  
頓奔走華州巴峽間其所得亦正自有畔岸涯涘  
也意先生年少時下筆爲文章辟易萬衆佯曹彬  
奉命下江南顧盼自雄今不幸而頽朕遣興於岸  
花錦灣之傍或把酒臨江或騷歌痛哭雖塊壘不  
平而風流未墜且也大冠廣袖蓬戶朱門有茹芝  
飲水之搯無偃僂囁嚅之狀回首當年意氣何似  
悲耶壯耶亦任造物者之不可知耶若余父子皆  
出先生門如二曾之事闕里從遊最久知先生最  
深先生又不以余爲不知言輒命而敢弁其首



劉大司馬凝齋先生虛籟集序

勝國劉大司馬凝齋先生吾楚南之偉人也有奏議若干卷行世今其裔孫際炎復哀其詩文遺稿連綴成集名之曰虛籟錄以示余余讀之而知先生之學有原本非雕蟲篆刻厖厖爲虛車之飾者比也夫文章經濟原不相兼故揚馬之儔辭賦凌雲而功德不紀蕭曹邴魏勲猷爛焉而文采蔑如此無異故遇有不齊美難獨擅從古然也先生之學充於中而溢於外爲能兼華實而有之故其功名事業彪炳人間敷歷中外屢秉節鉞直聲震於



道樂堂文集卷之二  
三  
朝廷威惠行乎嶺海凡其制兵籌餉動中機宜非  
具宏濟大畧將焉能之故其發爲文章類皆準今  
酌古蔚然爲有體有用之言而遣興道情之作亦  
復格律精嚴神致超越蓋其取材富而用物博又  
能運之以神鼓之以氣是以聲振絃間韻流絃外  
如大塊噫氣不知其所自來亦不知其所自止名  
之曰虛籟良有以也夫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昌  
黎亦言文章言語與政相符是知有真學問者乃  
有真經濟有真經濟者乃有真文章言乎先生之  
學問則六經三史以及諸子百家無不貫穿也言

### 雒氏易疏序

言易者有二失焉不据經傳爭新鬪異務爲玄遠  
之言昔人稱王輔嗣注易離去本義其文可單行  
者文則美矣非聖人作易本意也其失則離強分  
先後天之說雜以數術支離傳會古聖人垂教之  
書僅以供後世卜筮之用明盧格氏所譏街頭盲  
瞽盡真傳者是已其失則誕漢晉以降諸儒義疏  
各徇所見不能皆醇自朱子本義出採精瀝液發  
明聖學而羣言皆絀矣予同年友武陟雒菴先  
生深於易者也殫心力數十年孜孜矻矻著有易



疏一編而又推明孔子所以繫易之意術爲圖說三十有六其義有剗見者則概於或問發之其書大抵自闢門仞絕不依傍成說於古聖作易之意實能見其所以然明辨而切著之既不離經以自恣亦不誕妄以立異疏疑解滯於道大適非深入心通心知其意者其孰能與於此乎武陟荆茂才圖南猶逮事先生稱其精思渺慮沈冥閉關嘗推步積閏至一千歲凡日月薄蝕星雲怪變歲時旱澇恒積思坐得歷驗不爽然輒秘之不肯言先生自知仕宦不達且無子故宰縣未暮卽引疾歸里

許秩宗詩集序

白沙先生有云論詩當先論性情語性情當觀丰韵白沙爲勝國一代理學名賢顧其言如是以視海內之談詩者斤斤焉規橰盤筭裙撫字句侈然自矜爲唐爲宋者真不足當明眼人一哂也許子秩宗負才不偶挾其所學從事于四方旣久其爲詩文日以富學益進近自秦中歸且出其所著梅柳詩見示竊歎中原形勝以西北爲上游三秦襟帶河山臨邊徼重關百二金城千里號稱天險二千年來廢寢荒陵故宮殘壘迢遙綿亘一時游覽



所至塞上斜陽隴頭流水無不足以供達士之壯  
遊寓騷人之憑弔者吾知秩宗其必有得于詩乎  
今展閱其梅花詩多至十五首秋柳詩且三十首  
寄托遙深興會標舉一往激昂慷慨亦復瀏灑宛  
轉其真得風人之旨哉吾於白沙之言益信秩宗  
旣歸里暇日將盡索其篋中詩凡征鞍吟眺驛舍  
留題之作並出以示我也

### 友人詩序

詩者聲教也曷知有聲自天地萬物之氣有不能  
自闕者而後聲以出焉聲之大小不同而其爲鬱  
於中而達於外也則無不同是故吟之大者爲龍  
而細則有蟲嘯之大者爲虎而小亦有猿鳴之大  
者爲鳳而小亦有鳥卒不能謂蟲之非吟猿之非  
嘯鳥之非鳴者何也舉皆以達其所鬱也人之於  
詩也亦然生而靜感而動卽不能無喜怒哀樂之  
情情之所不自已而詩作焉其抗墜舒疾長短清  
濁之節與夫繁簡廉肉之音皆其天籟爲之不可



通雅堂文集卷之二  
五  
強已以故古之作者上自朝廟下逮里巷賢自公  
卿大夫文人學士愚至匹夫匹婦之衆莫不能詩  
豈嘗規榘倣倣曰若者學某若者學某也哉而今  
之言詩者必品而區之曰漢魏曰六朝曰唐曰宋  
毋論其不能漢魏六朝唐宋也卽能矣而舍其自  
發之情屈揉束縛亦步亦趨以履前人之則不已  
勞乎吾友 某 種學積文老諸生間鬱鬱不得志  
間投鉛削槩以從事於詩歌近且成帙矣然吾觀  
其大意蓋非屑屑於牽合前人者其自抒其胸臆  
間之所獨得而抗墜舒疾長短清濁繁簡廉肉之

處徃徃不按而合拍此亦其聲之不能自悶者也  
而必欲比而求之曰此某代之宗派也殊失作者  
意矣陳后山有言詩欲其好則不能好反是思之  
則不求好而自好蓋可知已子其益肆其聲以大  
吐其磊砢不平之氣如龍之唵如虎之嘯如鳳之  
鳴則予雖聞於詩律他日歸老故鄉猶能盡發其  
藏而爲之點勘以行世則茲集特爲之嚆矢已爾



瓦缶集序

劉靜修有云名家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苟能自立則皆得因緣憑藉以立事功不然則爲清議所不容甚至貶削近世士大夫子弟其能以詩書文彩世其家學者亦不乏人而家庭之際尙聲華樂馳騁習見習聞恬不爲恠世亦不知所以非笑之古今人不相及徃徃如是余平居課兒輩常舉此以爲訓誡一日李子嶧山持其小阮秦川所爲詩來示余且問序秦川水部公之長君也水部故當世豪傑士筮仕有聲薦紳間



重然諾喜事功輕財結客無所不至而獨謂雕蟲  
削牘爲壯夫所羞稱乃秦川獨下帷讀書悄然如  
閨閣中人計隨其父十餘年自樵李走南北宦燕  
秦往還萬里凡所遇紛華靡曼謠筵舞榭若罔見  
聞晨夕手一編刺刺不休而素甘恬澹喜寂寞孝  
友循循至性惇篤秦川固所稱蘭茁其芽而父子  
不相師視陶靖節韓昌黎諸兒優劣何啻天壤今  
觀其爲詩取材多而用力厚探幽返樸擬之陶匏  
瓦缶得淳古澹泊之音無叫號卑鄙之調秦川誠  
大過人然自此湛深經術益究極天人性命之旨  
以深造乎古之人將必大有用于世豈屑屑以詞  
章之學用擊缶作雷鳴比響于黃鐘大呂哉于其  
請爲卽書此以告之



張寄村詩序

昔謝康樂好登山窮造幽峻屐齒無弗遍故能擷山川秀靈之氣發而爲詩與其弟兄惠連才華標映卓絕千古金陵爲六朝舊都風流未艾以故徃徃多才人而四方文人學士亦每托足其地作寓公焉余來茲土簿書之暇以文章投合者類不乏人最後獲交張子亦村昆季華萼相輝映不減二謝當年徃余嘗序亦村詩稿今復睹寄村所爲問山堂詩菁英炳發真有難爲兄弟之目余惟寄村秀出四明其山水佳麗與永嘉諸名勝址相接也



道樂堂文集 卷之二  
及刺史克緒公作賦歸來傲居石頭城下蟠龍踞  
虎之奇亦足據才人之藻思故寄村之詩以問山  
名其猶有謝家之餘韻披奇探異以得之者歎嗟  
乎張氏多材足以華國將聯鑣抒彩于西崑東壁  
間不以山林老也張子昆季勗諸

鄭虎文詩序

選佛證悟者必參乎干僧之林居奇鬻貨者必遊  
乎五都之市京師固亦學士之叢林而文人之都  
市也士之長一技者莫不擔簦負笈求游揚于公  
卿大夫以成一日之名且謀百畝之資以爲事父  
母畜妻子之具顧幸而遇則一日而名滿長安不  
幸而不遇則芻米僕賃一無所出不幽憂窮蹙盡  
荒其故業不止秣陵鄭生挾詩爲贄且請曰某之  
困於斯久矣願公一言以振之披其卷軸名章秀  
句絡繹奔赴且於羞澁坎壈之餘吟咏不輟窮而



益工如生才者豈不足當京師貴人一盼耶自維  
憂患餘生聲華氣誼之場一無所與卽援手推轂  
恐不足以振生祇以重生之困然卒不能不爲生  
序者亦以堅生之志而卜生之遇也昔白太傅初  
至京顧况摺其名戲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讀  
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句乃嘆曰有句如  
此居亦不難生之詩如此生雖窮終必有大力之  
士拔龍象于儕伍披珠玉于泥沙煎葢以成生之  
名者姑畱余言以爲券可爾

### 東莊詩序

記丙子從太末晤程子揆天讀其詩愛其爲人繼  
從事淮海間得往來數晨夕嘗嘖嘖稱顧子岸霄  
不置口又逾年揆天歿于秦予旣與族兄韶谷序  
刻其遺詩行世乙酉秋予在金陵顛倒患難待  
命蕭寺中岸霄始以刺來謁卽其人溫溫可愛慕  
如曩晤揆天時執手不忍別去丙戌予被命四  
朝詩館羈迹都門岸霄走尺書寄所爲東莊詩且  
索序余受而卒讀之離合之情存沒之感不知何  
以紛然而來也近世言詩家率俎豆香山劍南揆



天銳意古學以風雅起衰爲已任今其詩具在清  
微深厚兼靖節少陵之長而東莊諸詩一唱三嘆  
駸駸乎登作者之堂而入其奧固知英雄所見畧  
同因憶予與揆天韜谷三人者往在浙以東淮以  
南文酒追從頗極一時山水友朋之盛計相去十  
一年予以多難餘生適與韜谷同在京師岸霄亦  
嘯傲東吳錦繡之鄉而揆天已早下世讀其遺詩  
緬想其生平其能已于懷耶岸霄以宏材積學年  
當強仕方盡抒其懷抱以黼黻太平韜谷正有五  
羊萬里之行予陸沉金馬門乞歸未得不知再十  
一年予三人聚散當復何似于韜谷之行卽書此  
爲東莊詩序以寄之



龍因菴詩草序

因菴先生螺川名宿主盟騷壇有年余家湘潭相  
去不數舍耳熟先生之名神交最久一行作吏日  
羈絆簿書期會中吳越江淮之間遷改無常處與  
先生踪跡相左無因緣相見歲丙戌余既罷官蒙  
聖恩釋其愆戾召居京邸纂集四朝詩先生  
亦以謁選入都始得朝夕傾倒暇日出示龍溪草  
堂集則先生平日有所感觸於中而託之吟咏以  
寓焉者余乃今得幸挹先生之性情而不但以一  
識其看字爲足慰夫久相慕悅之誠也夫懽愉之



言難工愁苦之詞易好自昌黎有不平則鳴廬陵  
有窮而後工之說世之爲詩者類託於羈愁感憤  
侘傺輒軻以自附於小雅怨誹之遺而不知其無  
病呻唵識者不能不笑其性情之緯繆躑躅而不  
軌於正其於詩人溫柔敦厚之旨若風馬牛之不  
相及也先生以名孝廉頽然自放於山巔水涯者  
且三十載公車十餘上白浪黃沙僕僕往來斯亦  
不得志之甚者而桑間隴上槎頭驢背興到則吟  
怡然浩然無纖芥窮愁不平之意形於筆楮豈無  
所得於中而能然乎此則出余數十年悅慕之外  
而以親炙其人爲幸者也且夫詩者性情之物也  
故卜子謂其可以美教化移風俗今先生方縮符  
上虞爲名邑宰官本溫柔敦厚之道以發爲和平  
之治其所得詩教者多矣又寧第其詩之足云乎  
然上虞爲山水奧區山陰道上又余舊遊也栽花  
鳴琴之餘放衙拄笏必有與山川相映發者郵筒  
寄余當次第爲先生序之



金節母輓詩序

戊子之冬余奉

命攝理江蘇藩篆時淮郡以

山陽節婦金查氏列狀請旌查氏者予令山陽時所習聞其節槩者也徵信既久故事不待覆覈而卽與上請會予以去官報罷快然者久之今年來京奉

命入直

內廷而金生其章哀其母孺

人之輓言都爲一集因周子軒三屬序於余余曰不亦善乎孝子之心無所不用其極得請於朝則表閭之典行不得請於朝則哀誄之辭著孺人之行固君子所樂道者也記曰君子不自大其事不



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其章之於母氏也述其相夫之勞殉夫之志育子之閔皆淮之人所極口交稱者而其章撰其事狀以徧告於當世無溢辭焉亦可謂處情處厚矣朝士大夫哀孝子之情嘉賢母之節又爲之咏歌其事而傳播之則所謂彰善美功者也夫自世風之薄也寒泉可以下流而棘薪無以上報甚至有母取箕帚立而諄語者於是生不能盡其養死不能盡其哀况又能於旣沒之餘竭情致瘁以求表揚其遺行乎今其章近則

歷控當途以異邀予旌之典遠則敝車羸馬載馳數千里外而乞言於京師其志可謂勤矣古者天子有輜軒之采列國諸侯有民風之貢是以潛德幽光不致湮鬱而不著今輦下名公鉅卿皆錫言於金氏則不待採風而知其賢又恭逢 萬壽推恩凡廉孝節義郡國皆得以時上聞 賜金建坊以表章之我知崇臺綽楔之建於淮上者可計日以竢而四方之聞風致頌將源源未艾焉特以是集爲之嘯矢云



張可菴書種堂詩集序

張子可菴醇謹好學人也素負雋才爲詩文傑出一時手著等身書屈首淪落諸生中十應秋試不見售年踰五十髮種種今且以明經入成均矣顧才日富學益進言辭清辨氣踔厲何其壯也夫負飛黃蹀躞之姿者其顧視常清高深穩必不甘與駑駘馳驅爭後先卽長困鹽車經年伏櫪落落若不介意無何九方歎過於其前一旦剪拂使其長鳴畱盼重其聲價此固其意中事豈與庸夫俗子區區競升沈得喪於一日之遭逢也耶余承乏吳



郡值試士暗中摸索得張子卷見其理境澄徹波  
瀾老成心識其爲積學有年者拔置第一事竣張  
子來謁并攜其所著書種堂詩集就正於余且乞  
一言以弁其首取而閱之氣骨堅凝風致閒雅意  
在發抒性情不襲時下風調翩然有自得之趣不  
覺爲之掩卷而太息曰士患不適于用合抱之木  
生於寬閑寂莫之濱冰霜寒沍莫可物色乃棟梁  
之選將必有取乎是以此知文人才士造物固生  
之以將有用于斯世顧負其輪囷結韞之氣天終  
能使之屈抑以終老乎士固有遇有不遇古今來  
亦何可勝慨吾直以張子之才具以理信之而已  
矣張子之先世某某公當明紀中葉詩文推重當  
世其精舍曰書種堂公與桑民懌同時民懌恃才  
凌忽睥睨一世舉當代名公鉅卿於詩文畧無當  
意者獨與公交善常作書種堂賦以貽之卽公  
之風流亦可想見并以知張子之家學淵源厥有  
由自云



故文學邱蓋書詩稿序

士之窮達有命智者安之故榮啟期行年九十猶  
鼓琴帶索而歌單豹岩栖谷飲年七十而有嬰兒  
之色蓋窮者之於壽也若天有以補其不足而慰  
其心嗇于彼者必豐于此也然太史公有言回也  
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  
肉暴戾恣睢竟以壽終天道冥茫又可問耶今世  
之窮者獨士耳求其所以窮者而不得也今世之  
天者又獨士耳求其所以天者而不得也求其所  
以而不得則雖欲不安之而亦不得也天無私覆地



進樂堂文集 卷之二  
無私載天地果且私窮我哉又且私天我哉果且私窮我天我而我又烏乎怨哉淮安邱子珠巖數爲予言其從兄蓋書爲郡諸生好學能文年四十五而歿所存詩稿有鳴秋集五卷丐予一言以傳之嗟乎予之言不足以傳生也即使予之言果足以傳生生賴予之言以傳而生固已死矣當其賣文爲活雖字易一縑而糞鹽未改不啻窮也年逾強仕雖愈于終賈之早世而予道未終中郎有女伯道無兒不啻天也以生之才而且窮而且天所謂我躬不問遑恤我後珠巖乃欲以是區區者代爲傳之以慰其九原之恫生之目其遂瞑乎雖然生寄也死歸也李英華謂愚鄙于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敏達于生前而得其死者榮遂而歸也以生之詩觀之其爲敏達也多矣如使玉樓之事而可信也殆將作記于天上乎而斯集固其委蛻之蟬翳焉耳



稷存草序

昔兩周之世列國有風而吳無風說者以謂吳於  
春秋爲彞與荆楚同擯冠帶會盟不入於中國故  
采風者弗及焉然考魯襄公之二十有九年吳公  
子札來聘工爲之歌詩自二南以下鄘以上皆有  
褒譏評論中國之士大夫賦詩贈答則有之矣未  
有能究其辭審其音洞然於政治興衰之本末若  
斯之悉者也以是知吳人之於詩也深矣况在於  
今聲教之所漸摩菁華之所發越尤有邁前人而  
甲海內者乎予嚮耳吳中張子天申才名甚熟嗣



聞其出宰禾城治績卓越聲施爛然以伉直與時  
齟齬遂挂冠歸里芒屨巾車晞髮行吟甚自得也  
今予來守是邦張子儼然來造以數載傾想其學  
行而不可致者一朝把臂得之不知視僑札之相  
遇更復何如劇談之頃輒出其近所著稷存草以  
示予予受而讀之歎其所造之深而其撫時觸緒  
幽憂悱惻之思爲尤篤也蓋丁亥戊子之際曠乾  
水溢更迭爲災吳中之民瀕于死亡者蓋什之二  
三而斯集作於是時凡驕陽之酷烈雨師之淫虐  
節物之蕭條煙火之冷落一皆形之於詩卹然有

黃鳥行野之思焉雖賴

天子仁聖蠲賑頻施

還定安集各得其所一似乎私憂過計焉者然吾  
觀古之君子身在江湖心懷廊廟其憂國憂民之  
念每飯不忘一有所感發則爲之作歌以告哀今  
張子猶斯志也此其有關於政治興衰者誠鉅而  
采風者所亟願聞矣至於遣懷寄興賦物懷人之  
作又皆清深雅健出入蘇長公陸放翁之間蓋長  
公善用史事放翁善道俗情用史入化則無李梟  
鬻明器之譏道俗能文則無徐仲雅調脂粉之誚  
然且二公不相爲能張子可謂兼之矣吳地雖多



道樂堂文集 卷之二  
材而高秋獨眺霽曉孤吹豈能無讓于斯人耶假  
設孔子而在今日則吳風亦在所必錄焉吾於稷  
存草乎信之亟以此言復張子俾益肆其所欲吐  
姑藏弄於錦囊以待他日之輜軒可也

鳳唼齋詩序

往在都耳范生密居名忽忽未之見也今年夏吾  
友張子曰容寓書於予道密居高才生屬予一見  
微張君言予固願見况范生實來敢不倒屣既見  
則手其所刊鳳唼齋詩以示予予受而讀之因歎  
范生富於才而深於情也蓋詩之爲教溫柔敦厚  
而要於無邪而文賦則曰詩緣情而綺靡夫綺靡  
固非溫柔敦厚之教也而不害其爲詩者以其緣  
乎情則歌有思哭有懷雖風流駘宕而不至於傷  
雅累道之失斯乃所謂綺靡者也今密居之詩葩



流藻發秀采天然人或徒以其綺靡也而賞之而不知其皆本乎情之所不容已凡其傷春悲秋懷人感物之作非獨鏤風雲而雕月露也蓋實有纏綿悱惻之音焉故其情之至而不覺其才之多也昔嚴儀卿謂高適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歡夫感慨猶可不歡則已甚矣孰若讀密居之詩者芳薌雋永令人神之越而意之消也耶論者儷之以玉臺西崑固其宜也顧玉溪之詩沉博絕麗王介甫稱爲善學老杜而錢蒙叟亦謂其忠憤蟠鬱鼓吹少陵以爲風人之博徒小雅之寄位是則玉溪善學少陵密居善學玉溪抑尤願以其學玉溪者學少陵則風流駘宕一變而爲沉鬱頓挫進以賡颺廊廟退以自鳴其所得此固密居之所優爲而予之所可刮目俟者將與之昌明乎詩教而豈直以其才情相震耀乎哉生其以予言復於張子視其所論何如也



漢鏡歌音韻解義序

古之樂章不可得聞毋論緹紉絙桑卽咸池六英  
雲門大章亦寢久而失其傳春秋之時於韶爲差  
近然季子請觀周樂亦祇見其舞而未聞其音孔  
子在齊始得聞之不覺神往之至僅一嘉歎而已  
亦未嘗傳其章南風一曲乃帝舜鼓琴自歌非樂  
章也嗣是大夏不傳於杞大濩僅傳於宋商頌十  
二篇至今猶存其五至舞以桑林題以旌夏亦容  
也非聲也周詩畧備故金奏肆夏工歌鹿鳴皆音  
與辭比惟笙詩無辭束皙補之終非其本餘則諸



詩具在可按而歌也然秦灰漢馬之餘亦不知雍  
勺爲何如音已景武之世河間獻王裁得大司樂  
一篇則古樂之亡失者已多饒歌雖古不過如大  
風歌橫汾曲已耳豈遽爲昭德象功之作哉然樂  
之爲道帝王從不相襲因世升降流而不返周樂  
之一變而爲饒歌猶之周禮之一變而爲縣蕞也  
况漢去古未遠歌工伶人猶有存者其音節雖不  
能比次古樂亦異於後世之靡靡者矣則饒歌之  
列於樂府也固宜獨是其辭古奧苟無人焉爲之  
解釋其音義雖使伶倫諦聽師曠審聲亦無以得

其節族之所存雲間徐子某好古多聞尤長於音  
韻之學所著有漢饒歌音韻解義廣搜博採其言  
信而有徵使千秋絕調一朝曠若發矇亦菀林之  
一快已晉之荀勗阮咸號爲知律荀稱閻解阮稱  
神解作者其在二解之間乎嗟乎音律之不講於  
天下也久矣世儒動言禮樂百年而後興縱有慨  
然復古者欲引與商訂則曰箎弦之事未之學也  
夫使人人弗學後世其孰有聞而知之者乎饒歌  
旣已非古而今且并饒歌而失之吾儒不得辭其  
責矣審是則徐子之功雖與毛疏鄭箋爭烈可也



郝幼成明詩鼓吹序

士不得志於時則退而著書垂空文以自見古之人皆然而以予所見雲陽郝生幼成爲尤篤予自羈寓京江生儼然來造投予以其所著則皆手自鈔錄其卷帙動至盈尺於五經則有臆言於明文則有宗於語錄則有警心等作而明詩鼓吹則尤其綜備者也夫詩之爲道也微矣考亭之叙詩傳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蓋其抑揚反覆抗墜疾徐皆與樂之節族相赴於是鼓之以發其聲吹之以比其節不至有流湏滌濫



之失然後大雅興焉此詩之義也持此以選明詩則一代作者皆可收之於成文從律之中不獨國初之四傑中葉之七子爲能擅勝於一時此其規格殆與虞山不遠而其趣向亦各有不同生所以毅然而爲斯選也余讀有明一代之詩如青田金華諸公皆以沈鬱頓挫發其幽憂要眇之思比於貞觀永徽爲已肆矣嗣是西涯獻告諸公大放厥辭沉博絕麗幾與開元天寶埒盛下逮鍾譚等輩雖另開堂奧而風味自殊有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之意竊以爲勝於開成以後之作是詩

自三百以後莫盛於唐唐以後莫盛於明盛而不爲之哀集其精華別擇其品彙非鼓吹之旨也則生爲此書其亦可與虞山爭俎豆矣嗟乎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傳於後世生瀕老而不得一青其衿可謂窮矣而其志不衰其著述益富此殆天之所以玉汝於成也不然使生得一第勢將日刮月磨於帖括中尙安能畢力於旁搜遠紹而以自傳於後世乎哉願姑卒業勿爲履覬憂異日必有元晏者出爲之叙而行之者矣



詩乘選序

金陵朱子介士宿儒也嘗以制義屈其曹耦於棚  
試中而場屋輒躓今且以明經老矣乃寓意於詩  
歌以摠其幽憂抑塞之志每得句則出西郭走橫  
塘與其友劉子簡齋相訂於敲推數一之間劉方  
從事詩乘之選遂引介士共商榷焉無何簡齋下  
世其役未就介士慨然捐貲以卒其業將以行世  
而綴稿投牘乞言於予自道其與簡齋友善而力  
爲補亡之意且不敢自以爲功予覽之而喟然曰  
是古之義也夫是古之義也夫古之君子不恥其



身之不見庸而恥其言之不立古之爲友者不懼其友之亡而懼其亡而無所傳於世非直厯厯爲子期之思舊士衡之歎逝已也今觀劉子之爲是選也覃精研思於六義之正變諸家之派別四五七言之源流古樂府之聲辭離合罔不臚陳縷析燦然如指諸掌其用意可謂勤矣至於持擇謹嚴論議高闊直欲劇濟南竟陵之壘而拔其幟又無者通億載之津哉然而人亡編絕奄忽之間委於朝露良可悼已朱子以寒素擅高才舌耕筆耘

搜遠紹豈不足以自成一家言而必爲之訂殘補闕以終劉子未竟之緒其所以不死其友者未有若斯之篤者也獨惜其集隘僅自本朝而止又諸所著名稱雄詩壇者或闕焉而加意表章幽隱之士頗與荆公所刪宋次道之唐詩百家選同意然亦已拔萃取尤俾一時縟旨星稠繁文綺合令其盡如作者之意漢魏六朝詩載三百有奇唐人詩載千二百有奇宋遼金元稱是其爲菡苑之大觀更何如也抑聞之乘者車也以乘名編將必取諸無所不載之義而茲猶未足以卸車也苟盡發



其藏而員輻焉劉子不滋欣然於地下乎朱子姑  
以是導於前焉可耳

北池詩草序

士自從事帖括白首呶唔不出講章時藝之外經  
史子集度閣局滕視如異物故震川先生謂科舉  
法行而古學益廢良可嘆也賴 聖天子右文  
稽古久道化成天下之士蒸然丕變爲長吏者奉  
揚 上意又從而鼓舞振興之數十年來扁者啟  
滕者弛而市之遺編舊籍有所售於是詩古文辭  
乃雜見於庠序學校之間然則所謂科舉行而古  
學廢者蓋有激乎言之而非謂科舉與古學判如  
鑿柄之不相入也蓋自勝國至 本朝科舉之學



吳中爲盛而詩古文辭亦有杰出其間者如震川  
元美牧翁鈍翁諸前輩聯鑣接軫提唱東南雖派  
別各異然而其風肆好矣夫此數公者皆嘗建大  
將之旗鼓以號令天下天下靡然從之而生其鄉  
者不能秉法承式以護其儲胥天下不且有拔其  
幟而去者乎予來守是邦竊視其軍壘猶未改也  
朝有宿望邑有英髦相與左推右輓以進於騷雅  
之壇者較他郡爲夥而不以不文棄予而投之詩  
文者恒盈几案今吳江許子運昌亦以其所爲北  
池詩草暨古今文裒爲一帙以示予予按其詩調

清雅有王孟之遺風而古文紆餘淡蕩亦庶幾南  
渡諸公筆意又好搜訪前獻遺文而表章之此其  
學行殆可謂篤雅之士矣獨惜其老於明經而不  
得遇豈其於科舉之學尙有所齟齬也耶夫古之  
君子不患致身之不早而苦修名之不立許子其  
益奮其詩古文以立名於當世亦庶乎此邦之後  
勁而吏斯土者之所樂與也予雖不敏尙能屬棗  
韞以周旋焉



譚裒只十八山房集序

詩烏乎唐不唐不可以爲詩抑烏乎不唐襲唐亦不可以爲詩歐蘇非唐乎永叔之學太白子瞻之學昌黎不可謂非唐也楊劉唐乎擣擿義山之衣冠以至於碎不可謂唐也然則善學唐者能奪其胎也不善學唐者徒襲其貌也襲其貌而不得於是句擣字摻以求肖似而不知其去之愈遠矣今有人優孟是人也具其人之衣冠摹其人之笑貌見之者幾不知其人之非其人也則跡可以亂夷廉可以亂比其人之蒙冤不已甚哉苟留其人之面



目標其人之姓名又爲之棄其瑕而存其瑜聚其精而凝其膏使之競爽於羣美輻輳之地吾知其人之樂爲奔趨而役使也雖至於離披磔裂而有所不獲辭此集唐者猶愈於襲唐而爲盜者也今茶陵譚子襄只雅善集唐連犴綴屬縱橫如意舉凡賦物懷人流連風景之作靡不取之裕如雖薈萃諸家如出一人之手何其媿與呂氏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今衆白萃於譚氏矣其爲世所珍貴者其價豈直千金邪其他所著又有文畧詩比等作乃其自濬靈府之所爲益見其才思之富無所施而不可譬之善製服者襲積古錦皆可以成章若其杼杼軸於予懷則輕縑素練亦郁乎雅式矣如是則何必唐何必不唐而後知曩之優孟古人之皆寓也夫集字以爲聖教者故非不能書者也豈曰但學蘭亭面而已哉



楊節婦詩序

太史公悲巖穴之士名堙滅而不彰吾以爲事之最易堙滅者婦德爲甚何者巖穴之士雖鴻飛鴈屈亦往往有遺文以自表見故卒賴以傳不幸而不傳則非無文卽有文而好自晦故人莫得而傳若婦人之道本不攻於文凡其所守皆出於心之所獨是而其艱難盤錯每有不可告人之隱願其心豈不欲人之傳聞而樂道之而無如已不能言世亦莫肯爲言故士之堙滅者蓋千百中之什一而婦則什八九矣然世之貞堅節烈播於彤管之



頌揚受旌於建坊表閭之典者亦往往而有而吾獨謂其堙滅之甚多者何也嗚呼抑又難言矣

國家旌表有歲終題報之例又或恭遇

恩不時舉行典至渥也然由鄉黨上之郡國由郡

國上之秩宗凡幾層累而後達於上聞又或格

於吏胥之吹索而不得遽至於上聞凡得請者

必其家挾得為之力而又有能為之人二者詘於

一而有不甘於沉伏隱匿者蓋亦妄而已耳今江

寧節婦劉氏適楊十九年而寡遺孤甫晬盤舅欲

奪其志氏引刀務面碎其鏡而誓諸天示不可復

嫁然後乃舍之於是上事尊章下撫孤子以至成

立斬然舉三孫焉而以壽終蓋氏之之死靡慝也

似夏侯令女其鬻子閔斯也似湛夫人此固令甲

之所急宜褒者乃鄉黨不以舉郡國不以聞即予

曩守金陵時亦無有以其苦節來諭者而今吳生

某乃為予言之則其家之詘於力與人亦可知矣

然猶幸其孫泓能追述其遺行以丐諸紳士而贈

之言也久而成帙是亦爨好之不可沒者爰著數

言於簡端以見天下如楊節婦之堙滅而不彰者

蓋不少也



余毅齋詩序

毅齋先生學人也未嘗以詩名者也顧毅齋不以詩名惟毅齋乃可言詩詩以道性情彼言詩家效顰前人而競短長于形似輒詡詡然矜負才名馳思外物莫知所閑曾何與性情事毅齋承累世忠貞之後其思深其學苦懼先業之廢墜不婚不宦數十年于茲毅齋不自表暴當世亦鮮識以爲毅齋者余竊聞而慕之從投劾羈栖之後始得一再晤言穆乎其外淵乎其中扣之莫測其藏春風童冠舉所爲禮樂兵農者洋洋性天而自裕豈得謂



曾氏子非才嗟乎毅齋雖顯晦異時自侍御以迄中丞諸公世緒實足仔肩勿替而用行舍藏千秋賢聖之業亦將于毅齋乎維繫之往睹其論樂諸篇已窺班豹今復讀所製詩詞及自叙之文大都從學中甘苦流連咏嘆而得之月到天心風來水面隨境所值無非自道其性情何有近名之累且名其篇曰閑思詩發于思而必閑之云者誠欲歸于性情之正也宣聖刪詩之旨于斯未墜豈直月露風雲與彼言詩家計工拙者哉猗歟毅齋學人也真詩人也

姜自芸詩集序

如舉擅淮南名勝昔年昌巢民先生主持騷雅弘獎風流南國敦槃爭如玉帛之會先生復於其間築水繪園招致四方文士往來游從刻燭裁詩飛觴作賦徵歌合樂無間寒暑遇一時才俊必多方推挽俾之成名有庇其宇下至十餘年不去者巢民孜孜汲引遇之不少倦斯亦推勝流之盛事矣年來荒煙蔓草物是人非正如昔人所云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悵斯人之不作歎古道之云亡每過如臯爲悒快者久之今姜子自芸以才名傑



出其地從制科試于所司輒高等作爲詩歌精英  
刻露飄飄有凌雲之思焉余薄宦天涯動嬰世網  
近以被論羈栖京口今秋自芸挈舟涉江訪余迎  
仙道院並出其詩集乞序于余余且在憂患中閉  
門省愆於山水登臨之趣詩文筆墨之娛亦何暇  
及閱自芸詩殊爲洒然以是思山川清淑之氣鍾  
爲人文洵於是乎在大雅扶輪小山承蓋吾更將  
於自芸異日之所進遇之矣

魯亮儕詩集序

古之學人多專精一業以終其身當其冥心幽討  
徃徃屏去一切甚至寢食俱廢卽所涉歡愉疾苦  
變態不一惟此性情嗜好期畢力於是以求有當  
由是學成而名於當時傳之後世乃紀載所稱博  
物闔覽君子又且採掇群言浸淫徃古出入百家  
旁按遠引以備當代緩急之用二者交稱要之人各  
擅其能未可以彼此爭勝負也魯子亮儕與予遊  
最久以詩文忝一日之知今年秋魯子挈舟涉江  
遠來訪余於京口畱余寓齋信宿夜闌燈炮酒醺



月上相與聯句爲樂且出其詩稿就正於余細閱  
數過大約蒼淡朴老中饒有流麗之趣真雅人深  
致矣亮儕方從事帖括以舉子業應試所司乃觀  
其所學自天文地理陰陽歷數占驗考測九章勾  
股以及河防水利兵制鹽筴與凡可以有用於世  
者靡不究心淹貫手自抄撮成書裝潢置篋何學  
之富也吾聞魯子先世當明初以軍功累官至大  
帥其後科第蟬聯代有顯者舊籍吾鄉之麻城人  
僑寓皖江亮儕固世家子乃從諸生中窮經學古  
博通當世之務庶乎不墜家聲能世其業者豈僅  
如斯世章句小儒悠悠競工拙於咕嗶鉛槧云爾  
哉是爲序



葉漢光勁秋齋詩集序

余昔年薄遊江左得歷覽三吳山水之勝常泛舟  
五湖遙望澄空如鏡一碧萬頃風帆沙鳥出沒上  
下淡烟數縷起自天末縈紆舒卷東西兩峯如青  
螺矗立玉盤中遠近村墟柳灣蘆渚迴環映帶古  
稱山水奧區僊靈窟宅良云不誣爲之訪角里之  
芳踪問天隨之往事菰蘆中應自有人在也嗣後  
一官匏繫吳越江淮間關跋涉簿書案牘塵勞蝟  
集兩鬢且種種自吳郡待罪羈栖道院日與藥裹  
茶鐺爲伴疇昔遊歷所屆湖山名勝惟日往來胸



臆耳葉子漢光家洞庭莫釐峯下居人嗜逐末多  
商於外者漢光好讀書工詩築精舍曰勁秋齋與  
友朋飲酒賦詩其中流連往復久而彌篤凡山中  
泉石之幽奇湖上煙雲之變態悉發之於詩裝潢  
成帙因顏曰勁秋集謂非文筆之菁英多得之江  
山之助者耶抑永叔氏有言曰古之詩人少達而  
多窮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今漢光家  
世讀書席豐履厚乃獨工於詩一往情深翛然自  
得知其性情之過人遠矣

### 香雪居詩集序

香雪居詩集者前少宰王公夔明之所作也公既  
移疾歸里築室于縣之東南隅榜其里曰集僊顏  
其居曰香雪日夕擁書史坐卧其中乃檢平生篋  
衍所存詩文若干卷裒而輯之卽以所居名其集  
其裔孫培青屬余序而傳之予攷公之生平自釋  
褐後不數歲卽值熹宗踐祚而媼璫用事門戶之  
禍起中朝賢奸雜處日夜相傾軋不附北司卽入  
東林士大夫動以奏訐爲事不暇從事于詩而詩  
人率多局外散人肆爲憤世嫉俗譏訶嫚罵之作



於三百之意寔以遠焉故詩之可傳者或少矣乃公之爲詩也雖出于贈答游觀之事居多大約其旨溫厚其言和平間有幽憂悱惻之思亦皆怨而不怒引而不發爲有得于凱風下泉之意此之謂言約而義侈者歟孔子曰天下無道危行言孫揚子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故平通侯以南山之詩殃其族蘇子瞻以蟄龍之詩窺其身言階之厲也公處杞桎之秋立忌諱之朝搖足則陷險鼓唇則招尤尙欲歌虞咏周以自附于南風卷阿之列豈可得乎至不得已而有詩雖

欲不出于贈答游觀而不可也然卒不害其爲溫厚和平者何也其性使之然也夫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觀公容與三朝迴翔禁近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則其性可知矣其偶然感物而動不必有意爲詩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非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乎雖謂之浸淫三百可也斯集固以傳矣而其所不盡傳者讀者當論其世而知之



王元一先生詩集序

太史公爲文自言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  
海南浮江淮歷觀天下名山大川以發抒其奇氣  
而張燕公在岳州詩益悽惋人以爲得江山之助  
蓋其閱歷愈多者則其見聞愈廣而其屬思亦愈  
奇吾於王元一先生之詩集而益信方先生總角  
游庠童烏桓麟之譽不出里閭耳及其慨然懷四  
方之志南浮江漢西入滇黔登賢書則計偕闕下  
得一官又遠任渠陽計其生平所跋涉不啻縱橫  
萬里其間山川之險易景物之異同風俗之奢儉



歲月之深沉可謂備矣而先生一發之於詩固宜其與會所至足以搖五岳而凌滄洲也予聞先生於古人之詩初好高岑晚乃獨好老杜夫少陵之沉鬱頓挫固遠非高岑所及而由高岑之悲壯以求至乎少陵之沉鬱則尤其取徑之最捷者且昔人謂不行萬里程不讀萬卷書不能讀杜詩以是言之則先生之於杜讀之有其具而學之有其本矣然先生非獨以詩擅名當世而已其奉親正邱首攜弟歸故鄉是孝友不忘於存歿也其省徭役以紓民輯流亡以拊衆是職業不懈于當官也以詩求之固宜賦宋玉之招魂譚大夫之大東乎而先生以勤于民事而死其官至今桐鄉之祭猶在天柱焉僅可謂之詩人已耶乃今卽讀其詩猶見忠孝之思溢於言表與杜老之不忘其君親何以異故吾謂有先生之閱歷而後可以學杜亦必有先生之忠孝而後可以學杜也抑杜老終于耒陽先生卒于天柱沅湘一水相去匪遙詩人之魂倘亦有千載如接者乎吾又安從而知之



金梅岑詩序

金子梅岑以三韓華胄爲丹徒丞讀書喜吟咏每  
公事暇輒與其賓客飲酒賦詩旣積久已成帙辛  
卯余在京江金子手東準詩來質于余且請序余  
憶曩者往來淮浦獲交其尊人卽耳金子有穎異  
名私念世舊子弟負文采過人之姿苟不爲紛華  
習染汨沒其心志則器識先有可觀而又折節下  
惟一意于古人堂奧其異日名業所就必遠且大  
頃余守吳郡金子適佐丹徒簿書旁午不能與之  
數數見而不謂其振拔流俗益致力於詩若此夫



通榮堂文集 卷之二  
丹徒固江左都會也軍儲之所徵發舟車冠蓋之  
所輻輳金子爲其邑佐將必有日不暇給之勢乃  
能觴咏自如放懷于五州北固之間其于吏事當  
亦有大過人者今觀其爲詩雅擅風流不屑屑求  
工而無不工由此益力學直追古人湛深經術發  
爲事功則金子之所成就豈可涯量哉吾日企而  
望之是爲序

王樓村修撰詩集序

竇應王樓村先生以詩文名海內下筆不能自休  
著述盛富等身徃與予論詩闕下言皆洞澈根柢  
不爲剽襲及其沒後之四年迺得卒讀其全詩不  
禁掩卷而嘆嘆已復讀曰嗟乎詩道之難言也天  
以山川封域莫畫方位而人之性情風尚亦遂各  
溺於其土而不能相調迺復狃于性之所便目染  
耳濡浮華交會其能勝之以學而卓然不惑者蓋  
難也江左之詩輕圓便利畧如其人國初泐虞山  
婁東之餘響編珠綴玉人尙風流其後我師新城



通雅堂文集卷之二  
王尚書司李揚州以詩倡率天下其時駕流雲集  
縉紳耆舊布衣寓公舄錯觥騰翰飛紙落江左之  
詩一時大盛嗣是以還雖流風餘韻猶有存者而  
或趨於所見之一隅或懾於前人之餘燄大抵以  
塗澤爲風華以輒熟爲溫麗所謂風雲氣少者豈  
其習尙固然哉夫亦不自振刷而浸以衰也先生  
出於江左詩學盛衰之際獨能輔之以學而不錮  
于習其詩排募陡健能盤硬語一洗吳音然亢而  
不激險而不躓踈蕩而不凌越蓋以昌黎爲宗而  
汎瀾于廬陵宛陵睂山劍南涪翁之間若其徵材

之奧博使事之精核則如大匠揮斤巨竈細櫛施  
之各適其用也如身入寶肆光恠蕩潏而火齊木  
難之錯陳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觀於先生  
之詩而益信矣先生績學嗜古久困名場其成進  
士已及暮年卒能以第一人自奮天下榮之然先  
生之可傳者仍不在彼而在此也予因思江左詩  
流惟有明爲獨盛然中間一奪於歷下再奪於竟  
陵語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自古然矣  
先生生於風土柔嘉之地而克自振拔不爲積習  
所拘聲燄所奪如此嗚呼豈非以其學也哉



葉貞女題咏詩文序

天地之所以不終窮賴有正氣維持之而此正氣者非有勉强無所矯揉質任自然而適合乎天經地義者也然而培塿無松栢芳蘭必生于幽谷亦必其所托植者深厚而後發爲華滋焜耀人耳目間此不獨士君子立身制行揚名于世者爲然卽求之閨閣之中而無不然也貞女葉氏明經命三之季女幼嫻姆訓柔嘉維則事親婉順動合禮經許字太學蕭成蕙年甫及笄未賦于歸而成蕙應舉卒于京訃聞貞女哀慟不欲生誓以身殉父母



防閑之甚至而貞女矢志彌堅父母深用以爲憂  
旣而念舅姑之嗣與其輕生傷父母之心而無益  
舅姑是盡其小而遺其大不若歸蕭奉養使生者  
得以稍慰目前而死者亦足瞑目泉下白之父母  
不違其志遂歸蕭侍養晨昏定省甘旨必備盡其  
誠敬積十餘年無一刻少懈鄉黨稱之無間言甲  
申余承乏金陵時鄉士大夫來白其事某以年未  
及五十格於成例未便題請爲下所司旌其門閭  
以勵夫晚節甲午余在都門得見其鄉之縉紳及  
海內賢人君子題叙咏歌哀然成帙乃爲貞女欣  
然喜而益爲其舅若姑慶也貞女矢從一而終之  
節又能獨明大義以孝養代夫終其子職是正氣  
所獨鍾率其自然以順承天命彼何嘗有求知於  
人之心哉而鄉士大夫之公論當世名公卿之表  
彰皆若有不容已者此亦如蘇公張益州畫像記  
所云子以風厲末俗誠非淺鮮也貞女勉乎哉余  
故樂爲之言是爲序



劉蘆渡南隱草堂詩序

茂苑春殘開閣惟聞風雨薇堂日永散衙但馴禽  
魚懷白傳之間情悵勾晉而未已弔左司之往事  
徒惱亂以何堪卽或拈座上之四聲奚辯徵商刻  
羽其奈聽階前之一部何知曼玉敲金玉茂弘輒  
欲笑人陳仲舉空懷愛客乃有人歌春水

謂成子

子瀾也

比問字之侯芭爲言家近青溪得能詩之

劉尹一編郵寄遠希藉定于推敲千里函來更欲  
增華于弁冕嗟乎詩之爲藝至今日似盛也而寔  
衰詩之爲聲較古人惟情矣而非性雖曰江河日



下皆緣風氣漸殊人盡操觚謬謂騷壇狎主家推  
拔幟誰稱菡苑宗工甚至牛鬼蛇神侈誇昌谷無  
非虎皮羊質自托少陵何其妄歟良可慨也文或  
矜夫億見拾彼唾餘崇貞觀而薄元和尊李唐而  
卑趙宋究竟落於窠臼已非忠厚之遺音抑且遠  
有逕庭絕少精微之妙旨雕蟲致傷乎大雅窺豹  
僅見其一班誠未足爲效顰徒貽譏於借面者矣  
今劉子殫其學力出乎性靈不事穠華自擅清新  
之趣偏饒澹永頗多真摯之情托山水以抒懷藉  
交游而寄興花香鳥語句可寫生茶熟酒酣筆皆  
入化斯則後來之秀將爲繼起之光者昔公幹名  
顯著於建安鍾嶸起升堂之譽彥度隱栖於鍾阜  
孝標有超俗之稱予惟望遠以傾心聊贈相期數  
語子如登高而送目直須更上一層爾



聽松書屋詩序

余在信安時扁舟往來嚴陵山水秀絕以公事凡再入睦州城每經東湖望所爲龍門紫蓋諸峯波光山翠左右映帶如列圖畫湖之旁亭閣參差林木蒼鬱宋氏之別業在焉無因緣得至今年夏有故人子持宋生子京詩一帙走京師來請序問之則爲湖亭主人也士不幸生公卿家憑藉前世鮮衣玉食深居簡出習爲驕鄙了不辨風雅爲何物宋生獨含英咀華晨夕一編嘲弄於明霞夕照之餘以與湖山相映發雅稱翩翩王謝家子弟宋生



誠能以其全力遙集古人追踪作者之室其所造  
詣未可涯涘余行以初衣補天台鴈宕之遊歸帆  
問黃海匡廬取道桐江一登君家白雲之閣聽松  
煮泉爲子京擊節新篇不大愉快乎

黃旦日詩序

士生今世能自振拔流俗淡嗜好寡逢迎踽踽獨  
行慨然以古人爲師法不其難哉吾嘗持此以相  
天下士於吾鄉得一二入焉又于往來吳越齊豫  
間得三數人焉識其名未能盡見其人念巖穴間  
不乏奇士鮮交游足不出戶庭無因得致然亦未  
能數數見也今年夏因章子雲升得知黃子旦日  
夫黃子固所稱踽踽獨行之士也其居鄉吾不能  
知聞其來京師也未嘗妄交一人見人未嘗妄發  
一語旅舍篝燈如在窮山深谷澹然無求于世其



道安先生文集卷之二  
爲詩也諷諭感傷直窺古人籓籬不肯作唐以下  
人一語嗚呼觀其詩可以知其爲人矣其以詩質  
於余也以章子來黃子固未嘗足履予之庭也夫  
余于黃子詩可得而觀其貌尙不可得而見黃子  
豈碌碌因人熱者哉重爲告曰青溪石夾間山水  
佳勝子歸而與其鄉之隱君子講求性命直登古  
人之堂不獨以詞章鳴世是則余之所深望已夫

王珠臯詩序

余平生雅愛林泉耽寂莫嘗燕居深念婚嫁粗畢  
當遍遊五岳否則早謝仕進圖畫天下名山川于  
壁間如少文卧遊故事援琴動操令衆山皆響顧  
少失怙遭家不造長薄宦江湖積年歲屢瀕憂患  
如衣敗絮荆棘中無自脫計旣放被 命來京與  
纂選每校讐餘閒霜風晨起毛骨凜然鬢髮種種  
念素多浮慕寡道氣漸老風塵故鄉邈若天半就  
令初衣旦晚返田間而衰病侵尋手足疲鈍尙何  
能以布鞵青鞋陟幽蹊攀絕巘窮極險遠爲五嶽



之遊哉今年夏余友汪子二至王子青原以王子  
珠準來並攜其所爲詩索余序王子楚人也少負  
才名以選人需次都下輒軻不偶輒棄去隱於浮  
屠獨囊其詩萬餘言走燕齊下吳越凡足跡所至  
盡東西奇山水名都勝蹟莫不囊括包舉招西冷  
之魂破迷樓之涕徃徃臨江釀酒弔古悲歌頽然  
一老頭陀回憶當年裘馬清狂壯遊京洛時意氣  
何似顧能唾棄一切迹於無何有之鄉珠準不誠  
奇男子耶余家衡山之陰湘水繞籬白雲生榻他  
日幸相從七十二峯之間若復以嬾殘爐邊數語

相戲令鄴侯踉蹌再出貽山靈松桂之羞則余豈  
敢



水西吟序

丙戌秋 天子念邊省遼遠赴任者每趨趨不  
 進郡縣需人急乃破格遴選賢能照所定地方先  
 赴候補邱君洪巖以名家子需次天官遂膺黔中  
 之命瀕行賦詩留別親舊有天涯何處非王土詎  
 敢臨岐愛此身之句余聞而壯之未匝歲邱君從  
 黔中寄所為水西吟甚夥蓋邱君始至黔黔撫軍  
 重其才操令行部威寧一屬邱君單騎就道崎嶇  
 萬山風雪中窮極幽遠所至却苞苴屏儲櫛勸課  
 農桑詢問疾苦復能以閒情覽山川察夷險望雲



物凡夫野店山橋蠻烟瘴雨一聞一見莫不託之  
詩歌如古登高能賦者流而其間留意民瘼瞻懷  
君父一唱三歎之下有餘意焉余覽之益信邱君  
之赴黔也能不虛此行黔之撫軍知人能得士且  
使遐荒蒞屋疾痛得以上聞而明目達聰在用之  
得其人邱君能不負所知又深悉民隱纏綿惻怛  
流溢楮墨間則邱君他日所就寧可涯量而當今  
日得落落十數公叅錯天下盡如黔撫軍其人又  
皆得邱君輩爲之宣布德意化及窮黎誠如元春  
陵所云其爲萬物吐氣分

聖天子宵旰之憂

豈顧問哉今邱君補思恩之安化令筮仕方新余  
舊宦江淮間于邱君兄弟通世講又與其弟珠巖  
同客京邸晨夕省黔中動定于其問訊尤不能無  
三致意焉



清村秋吟序

秋清氣也清故與詩人爲近自宋玉有悲秋之說而淮南子復以爲秋士多悲于是緯繡坎際之士多託于秋以攄其不平之鳴登高臨水望遠懷人一涉秋思便擬之蟋蟀秋吟以爲此固秋士本色也是大不然通門邱子待詔長安排纂餘閒時爲歌詩而秋吟最夥銜袖請益予把卷卒讀而後嘆邱子之詩之真有得于秋之爲氣也邱子清氣迎人其胸懷蕭散似秋意象淡遠似秋筆墨曠爽似秋天高氣朗境與時會覺天地次寥廓落之氣



道學堂文集 卷之二  
無不沁入心脾故其爲詩率皆讌會酬唱卽事遣興之作初無一語慷慨惓悽而字字皆挾秋氣是眞有得于秋之爲氣也不然邱子以名家年少從諸生見知 天子親串朋遊皆一時達官貴人豈有淹留窮蹙之感瞽亂迷惑其心亦何悲于秋而爲秋士之悲吟哉

朗陵集序

詩之爲教發乎情止乎禮義則詩固未易輕言也然經稱詩言志歌永言則舍性情之外無詩詩又寧俟他求乎哉三百篇尚矣漢魏六朝以來作者林立挾冊苦吟之子不知幾千百輩流傳至今日罕有存者蓋言志則野夫游女亦各有懷而發乎情止乎禮義則非好學深思便多阻閼所以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要亦等之時鳥侯虫自鳴自止而已余奉 命來京與四朝詩館纂緝之任四方賢駿在都門者辱相投贈得以窺見國家盛隆一



時人文彪炳之觀亦既月露盈窻風雲累牘家隨  
珍而戶崑寶靡不可以悅魂動魄然非和扁不能  
洞見癥結非易牙不能審別澠淄其間正變風殊  
雅鄭音異又豈予之謏陋所敢易言裁擇乎新安  
許君爲詩家名彥熟精文選常以所著朗陵集相  
示觀其遊展所至上溯江湘歷漢沔過彭蠡而望  
匡廬南踰仙霞探奇閩海復回棹吳越窮西湖虎  
邱之勝足跡半天下其間山川風物及朋友戚屬  
寄懷贈答一切皆見於詩蓋作者之精神與良時  
勝景相爲映發宜其工也矧許君方綰符結綬出  
宰百里愷悌愛人之澤將實見之施行被之黎庶  
益足以展其素志則抒寫紀述宜風宜雅其立言  
之足以不朽又何難焉因泚筆爲之敘



蔣蓉江綱集選詩序

和詩昉於唐人賈舍人早朝之什屬和悉是名篇  
沿至元白長慶皮陸松陵鬪巧爭新清吟往復其  
最著者也集句濫觴於宋然觸事寄懷單詞斷句  
未有多名家至明始多工此體者如五羊孫仲衍廬  
陵李昌祺輦櫛比字句對屬工巧尤傑然雄長  
者也然未有集句以和韻且集選詩以和選體者  
有之則自我蓉江先生始先生鍾清湘間氣博達  
奇偉於書無所不闕旣以高才入禁近爲  
天子侍從臣承明著作後先班馬復以下直餘閒集



選詩一卷和樂府擬古諸題原韵徵材寸籍不假  
旁按驟讀之則異采紛披陸離班駁如捫斷碑如  
披古錦不知其爲先生之詩也熟復之則機杼天  
然不煩湊泊一經部伍壁壘重新無縫天衣針痕  
滅盡不知其爲選詩也予於先生詩未得遍觀卒  
讀讀是詩而醞釀融洽擣取不窮有以知先生之  
詩深於選者也自學者以少陵爲大宗言詩者無  
不師杜氏然其言曰熟精文選又曰續兒誦文選  
辨香俎豆轉益多師讀是編而又知先生之詩深  
於杜者也雖然先生以復古自命之才佐休明之  
治鋪揚盛美發爲詩歌行將協諸宮商登於樂肆  
上繼卿雲以鳴國家之豫是編特其吉光片羽耳



望亭詩草序

余家距衡嶽不百里去隱山才四十里碧泉則自柴門外越東阡度南原一蹴踵可至凡是皆宋儒胡文定公往來讀書游息之區又適與余居相近凡昔賢所經遊者余皆遊之胡氏子孫多散處衡湘間自余先世所與遊者余又皆莫不與之遊望亭先生其最也記余方五六齡先王父與唐琴疊先生交好先生方少年白晢稱唐氏婿其與先王父相見也執猶子禮甚恭王父奇其才有神駿之目先生每有就正必極意獎可或時加訂定先生



亦虛懷請益質疑問難無虛日其酬酢詩篇多載  
在石村集中先君子又與先生生同歲長同膠序  
稱通家兄弟歲時切劘鴈行之誼益篤余是時方  
習之無亦時應對將命于詩筒酒盞之次稍聆緒  
論固未能盡了了也未幾遭滇變亂離奔走兩先  
人相繼下世余墳墓密邇先生之居得從苦出餘  
生執猶子禮數登先生之堂先生亦以曩者先王  
父之相待者待余余年少鮮師承因以不能得之  
于兩先人者時得以一二竊聞于先生而又與長  
君相一次君三采推襟送抱一如先君子與先生

相交時嗟呼祖孫父子兩家三世迭相師友垂四  
十年始終不渝可謂難得也已又未幾余以薄宦  
走吳越中瀕患難羈棲京邸近十四年不返其鄉  
親舊凋零至不可問獨先生如魯靈光巋然獨存  
每從郵筒中辱相問訊今年秋寓書都門以見懷  
詩三十韻及所爲望亭詩草一帙命余序自念勞  
人草草學殖久荒落而鼠憂遘閔之餘遭逢

聖明復不得以初衣返田舍回望故鄉落落晨星  
中如先生者世其家學爲國典型不卜何時從杖  
履後考遺經問絕業以徜徉乎丹山碧水之間先



生尚康寧壽考白首著書其母聞斯言金玉其膏  
而有遐心乎因書此以爲序

王孔昭楓莊和詩序

予被命赴京僦居無貲寓城東之郵舍且歲餘  
短屋數椽僅蔽風雨前後多隙地夏秋雜植草花  
間以竹蕉紛披掩映苔蘚盈砌藤蘿被墻用楚然  
自喜名不掛朝籍足不履市塵每讐校餘閒與二  
三親知唼風踏月怡然以適不異此身之在山林  
田野間也一日南海王子孔昭手楓莊和詩二十  
篇授余讀且索序詩中命題自築室編籬以至灌  
蔬調鶴閒情韻事極幽人之致而詩亦樸老清新  
雅與題稱尤極意摹仿少陵吸其氣使上而不肯



下紙窻竹榻余爲朗吟數過因訝長安中迓虛無  
耽寂寞者不謂無人而所謂楓莊主者余誠不知  
其何許人大約從龍貴胄冠劍車騎之流乃能自  
振拔托志林泉工吟咏愈以見國家盛隆人文蔚  
茂以彼其材將必有用於世而天不永其年王子  
與予交日淺不能深知其爲人見其詩固敦龐純  
固君子人也從羅浮萬里來京師蘊其所學豈徒  
欲以詩鳴者哉顧旅館殘燈徹裘風雪中荒涼不  
于踪跡畧與余同豈天之于王子蓋亦有不得不  
然而然者歟因書此以爲之序

盧光祿紀 恩詩序

余讀歐陽公序梅聖俞詩云世之所傳詩者多出  
於古窮人之辭蓋謂窮者之詩乃能見蟲魚草木  
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而內以寫其憂  
思感憤之鬱積極人情之難言故詩愈窮則愈工  
審若是則凡感恩紀遇之作不過鋪揚盛美歌咏  
德澤其無關於風雅久矣予謂不然士君子苟生  
逢明盛黼黻昇平不幸偶蒙罪戾遭逢 主上  
不惟不加嚴譴而深宮昭灼之明越次遷擢之恩  
獨出於在廷敷奏之外而爲臣子意計之所不及



料此其感奮鬱勃之私勤勤懇懇蘊於中而發於外蓋由至性至情溢於語言諷咏之間非僅如文人學士雕繪鏤刻以爲能而已也故小雅篇什爲君者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作詩以頌其君至今千載下讀之油然如見其忠愛之忱焉安在和平愉快之章不愈於激揚哀楚之音乎此余讀光祿盧先生紀恩諸什而不禁鼓舞懽懽歎君恩之至渥也識臣心之彌虔也我

皇上智周仁覆久道化成凡內外臣工罔不大法小廉苟有清操夙著才品優異者尤破格用之

雖罹過失方將曲從寬貸仍加進用蓋其推心置腹所以樂育人材者恩至渥也先生本吾鄉人

本朝定鼎燕都其先公因姻親聯絡隸籍漢軍而太先生大中丞公以文章受知先皇帝明習

典故老成清慎出入禁闈秉節楚南特蒙兩

朝眷注先生起家交河令歷仕至滇南方伯偶以前臬江蘇時事失察呈吏議例應左遷反蒙

特旨徵入引見授京卿嗣以例有牧馬之役貧不能辦芻秣報叅賴我皇上洞察幽隱憐其清

貧借給帑金二千兩襄事尋奉詔免償晉階光



祿寺卿隆恩異數疊加無已此雖他人聞之猶當  
感泣思奮况身沐高厚之殊榮而謂能已於頌揚  
歌咏乎余讀先生之詩如讀小雅諸篇中正和平  
忠愛之忱躍躍紙上且先生少遊齊魯間通籍後  
遍歷名都大邑其於山川景物之美觸於目感於  
心輒斐然有作 今上御極之三十五年親征  
噶爾旦先生從事輓輸詠史樂府凡十章居然漢  
魏皆未授棗梨而茲獨刻其紀 恩詩見示余既  
與先生爲同鄉且有姻婭之好同遇輻軻又共遭  
逢 聖世不遺罪廢而人之識與不識者皆交

口天下廉吏惟先生與余兩人余雖自慚薄劣如  
邢尹相見自以爲不如何敢與先生齊名竊喜謬  
附清流而序先生詩益歎先生之臣節彌勵而臣  
心彌虔也豈特爲風雅中不朽之作也哉



蔣氏江聲遺集序

楚無風而騷特傳騷者憂也憂之過比於怨矣又其體連犴淫泆繁而不殺無康樂之音多激楚之節是以不得列於三百然而古人傳之朱子從而註之何哉以其有忠君愛國之思而託之於憂讒畏譏之意故也然則楚無風騷卽可以繼風有騷而楚風不已競乎吾湘故多奇士而蔣公天植先生尤爲卓犖論者以爲得衡嶽洞庭之秀予姻趙友沂先生擅海內名與先大父存日獨雅好先生尤心折先生凡今所遺江聲集及四如小草者



皆先生之所排纂也嗚呼先生遭明之末造僅一  
登賢書流離瑣尾遽以蚤世亦可傷矣乃士君子  
不得志於時往往謳歌道中行吟澤畔以見其志  
彼固有所鬱於中故不能已於言也獨是歎老嗟  
卑如所謂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者雖幽  
憂疾疢猶爲君子所詬病今觀先生之詩感時觸  
事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非爲一身惜而爲天下惜  
非爲一家慟而爲天下慟卽其所作可柰何何處  
歌可知也已此皆忠君愛國之心所迫而成之者  
雖連汴淫泆其辭何害哉然其詞肆而隱怨而不  
怒爲有得於騷人之情深焉此其所以可傳也獨  
惜其年不永不得究其業故所傳止此使天假之  
年則其所造不祇如九歌九辨而已歲庚子先生  
孫斯年年兄登賢書計偕來京師裒其遺稿以問  
序于予故樂爲之序用遡我世講嘉我土音抑以  
見蔣公之遇之窮也



葛莊分體詩鈔序

古今之詩人窮視其所履達視其所遇是故懽愉  
之詩其辭暉緩危苦之詩其辭幽深臺閣太平之  
詩其辭閒麗而閔肆山林槁伏之詩其辭清卞而  
瘦堅違其性則不足致其曲則有餘何者鳳鳴噦  
噦馬鳴蕭蕭山鳥朝嘲水禽夜吟各辨其物而不  
相同也然則詩人之所遭逢乃其所以自鳴者乎  
觀察在園先生當

太平明盛之朝累葉勲貴青組朱旗早膺華選自  
其少時有烏衣蘭臺之遊長而與天下鉅人魁士



名儒故老上下其論精神嗜好日與詩爲寢興其  
切礪聲勢摹繪景物論珠占玉辭采瞻麗舉世振  
其風流五十餘年之間無不知有在園先生海內  
裹糧重繭附之如流水如任華之欲一見杜甫李  
白黃實之周旋於蘇軾米芾之間一生以爲快事  
者不可勝計此非太平之盛事歟余猶及與觀察  
唱酬其爲詩期於自與其情遇不屑屑布矩矱較  
尋尺以其氣爲古今不肯限束拘忌凡君父朋友  
之篤志江湖廊廟之深思煙花魚鳥山川草木之  
宣寄莫不纏綿悱惻風光細膩而一本乎性情躍  
冶鼓橐卒歸自然今其沐浴膏澤歡愉盛美之意  
猶可想見使觀察不逢世治聲教或未翔洽服官  
萬里跋前疐後展布無所栖栖終老雖已宦達而  
有危苦槁伏之思卽強之使鳴亦必不能閒麗詳  
緩才華標令如此也吾讀觀察之詩而觀乎人之  
所遭逢至能移其性情抑亦可感也哉觀察於未  
歿時平生篇什手自編集裒然方策久矣照耀士  
林茲舊板日久殘缺刊敝其文孫大梁郡丞更用  
鐫輯使四序陽春九州咸雒中和之氣流澤孔長  
千百世之後讀觀察之詩有以知遭逢之幸也







